七錄齋詩文合集

七錄齋詩文合集標目

古文存稿卷之一

試牘正風序

顧重光稿序

洛如社序

七錄齋集存稿卷之一

婁東張　溥西銘著

禮質序

禮記之得列於經非得已也及今而爲學者之通尚何哉蓋三禮之名本繇曲禮儀禮周禮而設而諸記不敢並者義也行之後世從乎周禮儀禮而不能止從乎曲禮之二篇而有所不可不得已而取戴氏之學以明禮之備則時王之爲令也其所以不能與不可者何也周官三百

六十上法天行意務深廣後代之士本以爲用則多矯世悖時其曲指各說難於盡一非一日矣儀禮正乎舊典周衰之時播絶不揚君大人之論亦鮮有存者即十九篇之書饋食有少牢而無太牢也聘有公食大夫而無公再饗大夫也有王覲禮而無朝宗遇見頫也若夫冠昏喪旣夕虞又皆士禮而不備王公國君卿大夫之文亥有其爲完書哉曲禮上下二篇謂之經矣而約而不該則學者所不舉也夫周禮儀禮旣

以闕失之餘難得其深微之意後人私爲傳會而有所不能曲禮復以篇什之寡不能覆一經之用欲授受更定而有所不可則必求往古論禮之文左右相及可以整一身理家國者爲之表著其說周應而足物不必其備而升而習之大概可具此禮記之所以施於天下也雖然縣前言之則畧縣後論之則詳三禮之書不及包諸記之文諸記之文常得應三禮之說令之以禮記詔天下者非廢三禮欲以詳三禮也自淺

末之論狃於安常不務遠議遂使一經之言殊其彼此而古人之制日以曠絶不亦悲哉受先少學禮而病於今人之爲特拓巳慮編聚今古論禮之書自爲統部合三禮爲一家以正其得失功已就矣而遂成進士以一方之役夙夜不遑尚未有以及此嗟乎使受先稍遲其遇而不成進士郎成進士而不困於劇巳之寄則此書之被乎來學固巳久矣而今之未有以及也則禮猶未明乎世也然而受先不敢忘也諸經

之事以序而修廉吏之所可爲也如之何其忘之也是以禮實之選當代之文備焉而今與公且諸子先次其一科之文以行則受先豈一日忘乎三禮哉雖然禮之爲道口說之尤在身行之鄧先生之論禮也以孝經爲諸記之原若受先者又克其事也

橫谿錄序

君和天下之信人也以天下之信人紀天下之事言四方之風可得而書也斯之爲錄胡若是其偏歟嗚呼此君和之志所以絕於衆度也夫君子之有其身也必將敬其身居其地也必將重其地何則身者父母之所出也若以言其地者亦父母之所處也是以始生之室老而不能忘少之所居雖數徙而能名其處遐圃之遊周覽山川欣焉忘歸顧念舊邑則慼然以悲東

山之詩所爲善言人情也至於望城郭而懷昔日高祖之宅先人之里咸得記其水田載其草木猶然孝子之意而已吾覩君和之事其大人也存嗜愛察顏色出入勞苦常若有不能至者繇是推之父母之居君和其恐無書乎於是博諏其鄉所謂大人者猶有存者乎所謂隱德高行猶有佚不可得聞者乎浹日月而謀之踰年而始有其詳彰彰者毋論已下而賤夫小婦一行之善多其話言時恐人之忽之而殷勤以求

其知其志有足感者凡此皆以成鄉黨廣忠厚
而大其父母之善也夫不善之人産於名山大
川恒以行之不若爲其一國之辱而天下羞稱
其所居之地有君子出焉僻狹之土不登其方
境之志而常因以聞名於後世然則地之係於
其人不亦重乎況乎謠俗風物之紀秩乎有原
也是故君子以其德教乎邦之人則稱其宗人
次序其譜揚一族之美名先代之器而不爲私
及乎里黨益可知已又何疑於君和哉

國表序

魚山先生以政事之暇加意今文所謂應制之塗同人之義出其中矣於是孟樸扶九聖符因以廣寄樂善聚四方之業捆而歸於先生取予之間斷斷如也而予與介生勒卣彥林雲子繼斗彝仲來之亦于諸子左右其政大約觀地之遠近別其文流積數常多而取指貴少此國表所繇刻也夫文章之道言人人殊學者欲取而一之域其煩約采所長而彼以有餘之名優所

短而長其未成之美爲之主者不亦難乎然而君子有以辨之矣出材之區不一其處别用之道則存乎人今以天下之大槪稱學者舉繩尺而盡責以太上之事議其不能而不予以易至之説則人將虞大道之荒絶而安其舊常苟或泛與謬取不稽其服嚮徂於鄉黨之情而忽其久遠之論則士無美惡咸稱有羣彼此之意無所棄受而賢者不得以表見二者固物之通害也當此而欲廣其敎化之端必使人皆明其不

得已多爲之引而終裁以正聖賢之道或有存焉今覩孟樸與扶九聖符高氣勝情通於朋友不憚歷遐阻發懷抱以來千里之駕溯洄溯潆其猶古之思乎不然何其汲汲也夫詠昔日之思賢覽今日之求友即而稱之豈徒文字之謂乎亦在斯人之倫無乎不淑也是故地有其人人有其文託於道路之遠告以君子之志則與乎斯選者人倫之行無敢闕如巳

應社十三子序

予讀郡城十三子之文而有感於應社之道不可以忽也志成於昔年而事大於今日維斗始之而十二人廣之追斂文而加之摩版則仲木燕徵厥功侈焉凡立社之本末進人之次序無不可具書也然天下巳知之矣則無所用予言也予所言者言其大者而巳其大者不可盡言則將從其畧而節言之夫郡之人多矣其名能文好偉論者維斗諸子無不樂稱焉節之而僅

爲十三子之文其數不已關歟夫蓋有所自也十三子之中有一家之兄弟焉有世兄弟焉此以親相先者也有同一師者焉有師弟子同爲友者焉此以義相先者也以親則情不可以槪以義則合不可以苟此十三子之所繇名也雖然論親與義而人與文或未至焉其變猶可議也論親與義而人文之道皆具乎中則諸子之爲友也固百世之所槪也今十二人之外有焉而十之所許者予亦嘗因而許之矣名將成而

釁已見無故而致難於爲德之人一祇之士擸
挐掛儕太息而起各欲奮其不平然而爲德者
不忍絕也反而自責以冀其一悟至於不悟而
終不忍絕焉然後知諸子之爲人嚴於大節而
畧於苛怨苟十三子之外有誦聖賢之書行君
子之道者諸子未嘗不厚自謙抑進而與友也
寅卯之間諸子之義亦稍見於天下矣而不必
言也爲子者必孝爲臣者必忠如是而常焉不
如是而即以爲大變欲言之而無可也故諸子

之行日以遠其氣亦日以靜文之深指在乎必傳而亢壯矯厲之意未或一動使出而謀國家進退之際夫固知所立矣予之欲言其大不能盡而姑節焉者此也

龍壺稿序

天下有修之於闇而可得而舉者其文之謂乎及考其廢興則王國之事若有世德焉何則文之成就因乎其時材分所出有變有正强而同之累代而不踰要於齊用則皆顯榮之具也惟以文繫於人以人繫於世前之發揚不輕而後之承受有叙篇文之出莫不明德行之流道藝之本以之推於古者隆盛之驗如家至而日見末或隱焉吾鄉陸太翁先生之清操淵望一邑

之人聞之矣先生之大人年及期頤爲封公者
二十餘年而夷靜澹朴姓名未嘗達於有司凡
所謂長者之行一邑之人亦聞之矣夫繇兩世
之德以覲浸昌之効此于就子堅兄弟所以卓
犖於時也子堅賦才強廣鏗訇文苑每奏一義
懷經恊術志存迢邈而又惟尚沉篤蹤簡世趨
與君烈交善君烈之亡爲之犇其遺文詢其孤
于惠好之情無所回改若此者尤非當世希風
之流所敢幾也今子堅類其芠成以簡示予讀

而告旨焉於文乎人乎俱見之矣想大明之生
東慨六合之廣大而音聲之近得於鄉黨之間
則予寬睽之念竊有慰焉且古卿大夫士之賢
而老者坐閭門而教學謂之先生子堅之家為
先生者有兩人焉固同邦之所淑也予堅繇其
典刑被纓紼而厲人物亦可無慕於扶風之才
通陳留之辭綺矣

聶膚公稿序

閒之欲忘人憂者贈以丹棘蠲人忿者贈以青堂夫憂與忿境之大不可者也予既被放於境益無所可矣顧取膚公之文坐詠之則憂忿脫然以離若斯者亦可謂丹棘青堂之贈已然膚公之爲此則至難也膚公起於淮陰能自樹立明記書期以變醨養痺固豪傑可畏者也又久之不爲泉搖振情氣日茂華滋有容則維新之作形焉秦淮之會膚公語予與受先曰余之悲

時而務循道也幾躋於人之口終業業焉弗與之荒弓因是益感其義也夫今古之相去若泰遠與邠國東西絕矣非摯好者不能恒爲往來兼之時體便聽習覿入人易於聲色去所易而就所難是即不言欲利而言禮義君子之守也而或一時强恐漸乃移從又荆公所嘆世之君子僅有其初而已獨膚公確然屹方當標季之數歷其白過而敬匪乃躬染筆不累此近者吟典籍襲衣裳之徒所未見也且先聖人之法亦

豈眞絕潰不可杭乎率軌屏穢則致之矣善所
致而不豸襲六爲七如或見之則予與周旋豈
獨散夫鬱怏將有喜樂之詩也

徐錫餘稿序

轅與軼衰者文之常節頎承其時而有發隆則君子之名著乎天錄矣然而學者難之益重所會也是以志在徽文雖緗穀皮藏死益不失乎榮樂況於育業衍功應清明之舉者乎且物材本有而自乏其績使錦不爲帽稍不爲齊失之倍也情懷益恐恐焉若吾錫餘則誠哉其辨此而恢者也以爲賢人之書不踰於蝠蟲正士之行不載於梟羽彼倢慨奮虛薄未閒被學仰越

苗草以希整響或世所與有道者耳非時宗之謂可也夫然則錫餘之期篤誨惜惜弗怠益將以是事爲衣裘饔飧矣露之初星之晩漏然有雅頌之聲出焉知其虔鞏而愛并也西戍之間古文始粤柄錫餘卽扳而軒翥其際醴宫儒林好稱之然猶抑已不伐奮於大賢惠世之爲瞻錯彌善乃任天下之嫗煦撫拊靡所介蒂而用專其業聽彼瑯琅以察統體困無負於日月在躬之譽矣矧德積勝於玉生蕭約周愼惟性所

安亦美文繇煇也今有君子於此出入不離柴車草屏服飲不外東楮升水親蕘豎之役而澂守焯燿則誼士咸輕槐鼎而下之矣繇錫餘之道而以時升盛不其人與華而且敦余於是乎有謂也

彭燕又稿序

以士言文似乎生常然自得難矣獨燕又則加翶翔焉英分兼辨逼非一科及搴散下之蕭稂蘐正書之穿落蓋已浸潭優游使覩者入其滋味難形頌也凡文雖以集衆字示華采要繫之人身亦一大物古人勉學而有懷於詩之靖恭正直神聽景福其所謂元吉之思深矣後此者均常節變鑽研體貌亦盛張其功可以禦乎崖谷珠玉扦乎雲雷燊盛綸貌烟緼無非煌煌翹

翹之談不徒聚叢脞期於諼憂而已顧議者失其平庚必以辭之細大管乎通塞綏珮之士不句不文已謂爲前憲執脡脯者至焉苟跡在窮巷雖馨香茂實發聞於世亦難有一事之愜當且安知窮巷者之不綏珮也容顏定於一人而美惡生乎旦晚是曷不入天子之庭執仕籍考升降之爲得也哉原其所積先闇行誼後畧文字勢利矜激流遯使然燕又之言此而嗷然也非一日矣遯德琢磨不以智相迫身於禮樂而

文亦繇其阡陌始涉伯塗繼乃紆餘中節歸[illegible]
王風在已博而不有於大道能粲合而無所契
本豈猶夫一家風骨者焉吾其祇哉以爲士之
壇宇冠冕也

行卷扶露序

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僞眞無有故新此豈昔人虛爲之辭蓋實觀所致焉身立乎惣不擬其建駁文謀篇之録歸也故散者應後而正者處先原夫天質地文所謂受化養成之道亦有序矣寧復可下上簪履顛倒衣裳哉若吾夢崔之與夢明夢文誠哉其深於本者也以學內治而美業流湊稱兄稱弟正於家矣於是有訓人之書及物之惠克充乎其盈也然則習之者考

句而發音援篇而起猶尚未有得矣盍遠以慮焉淵以謀焉吾始得其聲與繼得其數與終得其人與庶無負於善讀矣要之得其人難也知所謂得其人又難也祥氣之聚蔚爲吉士有名以自表有體以別庶尊之至者著作同爲尚其非類則自沈聰也不宜於雅而嫉妒發作盛其言語無聖人惻怛之誠而學五章之刺時亦何以救哉且人有小人猶細物之中蟲有蜂蠆魚有鰠鰍若其見之於文即蜂蠆鰠鰍之遺也童

子遠之矣故君子勤脩身而綴論物即博於論物而要不可以越已其人禮也文如其周折規矩焉其人仁也文如其出入樂易焉不欺於火滅而後日中不怠不怨於家人而後明王徹之所謂行之知之不重難哉惟蓼鵠兄弟克與道協整約無累故當可儈而必刪過大美而不惑行卷之選固其端也而從乎質矣況覽靡薄必斯之爲獘也與

呂賡虞稿序

賡虞之文吾友君烈盖嘗序之矣美情動流景與事慨歎然筆之而成紀焉固其致也及今而賡虞之爲學日以𨭆其姸富之旨施於文者益以遠顧念君烈則殂化久矣予於是益恨君烈之不登其年讀賡虞今日諸篇而樹緜與樹也然賡虞之與君烈則至厚也君烈既亡賡虞投予書凡三焉簡札之間寄惻愴道往故恫乎有友生之情滂霈乎有古人之思予內服之知賡

虞爲人非猶夫時也夫存亾之際同於窮達而理少變化故窮者可以達亡者難爲存賡虞能貞志於斯會則天下無可以易之矣客秋之試賡虞勝矣而復乙同類傷之然予不爲賡虞重怛也君子業爲其可恃而感因其或有使賡虞之遇以氣炎者當之必有內熱外虎之發矣惟賡虞坦焉以和洛誦不輟而抗行前哲卽來大通固無所根蒂於懷中也故士哀不遇尤哀於似遇而大有不然而獨不可以難道德之徒此

又君烈所言士人之御境如闇瞽者之諭星合不合皆可聽也今賡虞出其制義以行而欲予一言識其端嗟乎賡虞今往之日不乙其卷則諸篇者已粲粲乎新家矣而戚速靡定故君子終不敢越已而遐鶩也予既切賡虞之篤懷君烈而又引君烈之達言繫乎其文以喻賡虞之所際爲相惻也爲相勉也

錢仲芳稿序

錄文而之道論其遠近所謂伐柯者非與何今之判絕也内無高符而好言慨鄭事之不幾無其甚矣顧身不信婷慮朋友之有辭則衙干比戈焉余益哀其爲自討也彥林仲芳兄弟起於梅里正躬師俗喜進賢茂而遜人多攻之謂可麗郵罰介生與予將附法比匏中孚之爻而當貝錦之詩信有然矣夫訴怨之來謝之非已之禮爭之非人之情故磊磊軒天地者不與之辨

嘿然而已又因以生敬既完而懼考亦慎德之一助也雖然貌是者不終是貌非者不終非故越之人能稱彦林兄弟者往往而多也仲芳葢語余矣曰予嘗父事彦林兄事予敬夫彦林雄達高放簡棄衆士然向余開序胸臆每言已豪傑而仲芳爲大賢進之則聖人之容與操也軒之輊之將北面焉乃仲芳則抑抑於家之有範而籥誦不竊誠之爲道先在於兄弟之間矣若予敬則又余所捫膺流沫思焉而隱也侍其大

人而之於道之於鄉之於獄而之于死之日惟辛與荼備之矣喪歸而廬墓焉屏妻子不一見終日孺子泣也以死父之祀子子之祀父於忠孝可謂全矣予讀彥林仲芳兩人哭予敬詩悲其甚於叫號也夫亦與予敬兄弟也人不知其人視其友予不識予敬而觀於彥林仲芳所爲哀死之詩既習彥林仲芳而又觀其與予敬之爲兄弟則益有親焉故越人之詩言予敬者多與彥林仲芳相辦也其能道彥林仲芳者多傷

魏先生父子知節義輕勢利之徒也不亦可以
徵類歟仲芳所著述有兩浙忠臣錄名言日箴
諸書重寓德義之指時文特其概也然而皆繇
乎中亦將以覩人之好惡屈賢佞焉余烏能無
說哉

朱彦兼稿序

彦兼吾郡真孝廉德升先生之長君也其年與謂卽囊括文雅能著賢者之說楊子維丰身爲上范與之歌伐木焉徐子九一朱子雲子淵令冲勝出於德升先生之門與彦兼誼又兄弟也夫是三子者重五倫之義敦六行之說其自爲治詳矣其觀於人備矣然每稱彦兼卽頌嘆交發流賞極情繇是知美士之感深也且德升先生之與景文周先生四方之士能言其誼矣出

入璉影惟沐浴於仁義樹本栜矣而必以及人所謂古之大賢者非與顧德升先生久頓公車不能明其孚尹景文先生之德業巳河潤天下而身被蝎譖貫虹之氣折於獄岸天道何居焉然不踰一載元兇授首景文先生之志暴於朝廷而德升先生亦得謹身侍養克盡其色顧瞻階前則有彥兼之英博貫浹古義時時發言忠孝之指明於皦日不可謂非報也且景文先生既逮之日有徒洶洶于所不忍言也維斗九二

諸子躳扞大難發公正之憤幾不免於對吏而二三耆啓之伍持說搖動縉紳洶洶盖於市人德升先生以夙行犯忌將被飛文焉誠哉其吾道窮與要之繇今之治而思前之亂則當日之松栢不可以不貞也不然至於今落矣此予讀彥兼之文而念往思來不勝有塡膺之淚也往者爲其難來者爲其易死生之際吾黨所當重勸也卯之春時猶蒼黄也予曾登德升先生之堂焉卜室山逕截茅爲關同於隱士之廬而父

子誦詩書尊賢慈卑言孝愔愔貊貊在險能安
寧知其深於乾坤之初九矣歲月無幾而彥兼
之學日以宏遠德成而藝成若是乎有序也夫
君子之礪躬愼求其全而富貴福澤不言所應
然繇此推之亦有可知矣

大易文苞序

覽揆大易之始究亦可謂隱焉矣周官大卜有掌簭人有辨咸以三易爲根著顧連山則稱宓戲與夏歸藏則稱黃帝與殷雜志有司馬遷氏之注而本書乃劉炫所僞作是雖八卦六十四別猶之連引倣女常娥之誕其同兩端爾斯弗載於世固其所也周易發摵定基增通轉序繫上命之端其義周普號爲人易而或云因於伏羲列山之河圖又傳汲冢古書別有陰陽說則

何之稱凌雜及漢人各爲家田王丁楊以訓詁古義分授受謂紹商橋之絕學宮與民間之說俱起分爭求立斷置博士者莫能據正且以易爲卜筮之書傳切災異緯辭林緐競相述造所云海中巫咸之說桓釀過於九師矣晉魏之間王鄭注行亦互盛衰自宋齊與河北異尚隋士喜王學之近而唐弗能改義疏雖廣古法浸微求能刊野文補逸纂習人事以尋天道者終唐之祚寡有其二宋多治經達理之儒探闡辯撰

各致其用凡易所著先天太衍太易太玄以至

集注圖義歷紀音畫揲蓍物象之學罔不張具

然神明者龢之權輿鈐鍵立言制行處已治人

常變有度其下乃囿於小術不能備執筴之有

司則九篇六篇圓星方士亦曷潔如也況今先

士不存衆家毀則

國初崇德臨海之學颺流盡絕世畫爲發策決

科者亦壓口本義而不審翔實其於書之辭變

象占畫爻位虛互反飛伏乘承比應諸義倒咸

齬脣宛舌弗能班班顯言卽引覬白巖所注猶之岑霹林禍学義罕識又安望其樁柱外家出東武子仲一等哉夢崔兄翁廣昕厥中文實踰海將液洽六經一起盪滅之法而大易尤所世紹删夫蒲讕以開匾霧令辨者懃服於是鈐括四方之業正本理末裓飾而出且易者管三成德爲道苞备而聖遺賢發亂極先太易文弊從巨包夢鶴之名其選者務周於象天計曆立符期節變化類跡繼鏗鏗之聲折獄獄之所雖移

王所箠撻伯所傲不得以寡者高焉則余懐之
焯灼於近言十二篇者茲葢可以有古也

後塲名山業序

作文之難未有甚於爲古也義非一經而風憲繇世飛唱摛詞之餘酌夫海筆有言獲問若圖鐘萬故昔者鄭重其指不立寬科先籠斯人以定篇作使家爲品比則亦巡島望淵竇鮮盈尺矣又今不用以應舉高門脩庭逮夫衡遂之子皆絕言提時之流逌止敷論對策表州四六言爾然詩所謂研玉名理用物辭亦與思內施外之義制度崇兹紳冕不輕幹議且各仰經日以

自立論語追記微言表記謂德見儀策雖盛於
西漢晁董公孫以前古之造士已有選事考言
之鉅體咸斷自生民廣其興樹觀彼零雨之章
朔風之句不徒用高氣質也國初上稽古制建
立文學察言行以觀德考經術以觀業試書筴
騎射以觀能策經史時務以觀政事又慮士子
綴采繇繁摛摭瞀病論限二百字以上策限千
字以上表式於退之賀雨子厚代公綽上謝兩
篇皆質訪實用不務虛文乃越時濟蘊規觚失

常語或粗俊於口即已云有施之於事無細水
經材之益抑未知於所謂純正博雅優柔昌大
者何等也夫同文底績所以大理利書啓選所
以廣化然必移之於人身始可畢其一塗故詳
周禮師氏之制三德三行德有至敏行有文順
而皆以孝終始春秋王道不綱其公侯之霸者
亦脩乾里連鄉之令以正月問於鄉長自後賢
良孝廉進士明經代爲輕重中所稱把則無若
九品中正而九藥非人贈詩失時細碎之遏不

列榮伍猶不失閭胥族師遺意獨於今則人言龍豢體雜弗删行不稱於宗黨文不合於論思而肆然有爵祿之心程士者怏焉乖荐不別使其通籍即巳金毳方牘綠珀兼兩衍達夫權蹤而堂堂之處子顧難自甄弊老殤冠鮮窺於擢名之所在至有光不陽固狃亟起則俊茂摧折必無遺詒昔賢悲巳之有疾不若婦人之乖族於茲蓋十過其厄矣正學方先生躬處盛時卻患士之易爲恒人擬本六行因質設科工文佫

深林博古之有益於治欲於進士外別立一科
必兼通諸經洽子史詞賦者預焉有官皆得應
之其議悉弘正凱至可扶歷代之傾輔而牽拘
未昶曁其甚也愿法不存日以黜淺是雖揩擦
者連足繼路亦猶漢博士之雜集晉秀才之槃
與無救於彼流之杜也介生兄弟師師友友於
三代者久深其道而外至焉采第一代之業根
切美務全其正用繇以匡毗于上嘆皇猷之四
星與左帶同聽治於斯矣獨志足文遠哉

行卷香玉序

覽小說家流其言珍怪之品至唐而見侈他氣旁物不可盡登郎良玉之等其稱有西國玉環左庫藏中五色玉辟邪豬子軟玉鞭之說較之穆天子傳所引奇異又已隱矣豈有唐之世百物之精盡出與抑好博衍恢蕩者爲之辭也友人呂賡虞與浦君屏兄弟櫛比丁卯行藏諸義寄其風奕而名從乎香玉蓋亦綠此科矣夫李輔國柄用之時楚州刺史奏有尼眞如恍惚登

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其表編於正史而辟邪之文頗無所據或又言太宗於晉陽宮得玉龍子遺於玄宗遷蜀之際失之矣後獲之沙中復爲輔國所竊兩者雖以質言其是要之輔國之事不足道也然即其文而考之此兩辟邪者嘗一笑一泣矣輔國惡而碎之即有絕脰斷臂之禍其所遺玉屑二合魚朝恩買之後化白蝶冲天而去若是乎奇玉之不附權倖有正人君子之義焉以今大憝正誅皆籍錄入官府討

其所儲環璋必有陸離於斯者而上刑已服無
可看身則當戚福爣燿依人輻湊之日彼家之
寶物相與笑且泣之亦已久矣笑且泣而碎之
物自得化而人已支裂又如斯矣夫良玉比德
君子所以自表而士人之行務潔惡文從洿末
同爲物所泣笑則虞虞與君屏兄弟之寓指於
斯選進退出入栗栗乎有近戒遠戒爲國子所
樂論也

鄧石函稿序

文章家蓋有疇人子弟焉本業相世朗而不渝至眷言成德則靈繹加永其俊烈之一域坐而近學而能美故爲自然耳然推於所元孝敬儕矣吾友克生其先世之來蓋鴻遠而以文學昌志於兹尤恢台焉克生旣迭遏一時式光夷儀長君石函復紹以神伶意製非衆所經左右奇紀嵯峨相高稱其家學可云樂安之褒襃也夫辭致日差理性不動故哀樂生於遇榮悴因乎

時賢者不能逆以致姸而邪正一形無所遷徙
彼至言常治有餘福惡言常亂有餘禍厥没之
後襲以爲說變蕃新鮮適應本教猶之君子小
人質已條分俄頃化物亦有猿鶴蟲沙之別也
且能文之君善言天地能文之子善言祖宗是
以昔日之厚德必愛來者之秀氣蕩蕩然失節
有無倫之行與不令之辭皆非所以尊先人而
重肢體也今不函承克生以濯漱其身發文英
曜可不謂競競古訓者哉繇此以往光誦日起

𨶹藏烏策文字之壽應居上齒矣然戴墨履式不敢遽忘遡諸其前亦上功往代之事也予每懷先世而祗懼臨文儼如不敢躓步故亦正衣冠簡應對而序茲焉

試牘正風序

詳哉昔人之辨國風也至正變尤反覆焉諸侯無正風風之作繇於天下無王周南二十五篇之詩在周不得爲變在商不得爲正又以歌各從國正者屬美變者屬刺間稱二南大槩美詩亦有刺詩則與十三國無異且關雎一章人更百世南更萬奏不失爲文樂而說詩者泥於佩玉晏鳴之歎疑始諸周道缺失見幾而作至言衰世公子近逹事變懷舊俗之思甚有謂南雅

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古止二南無國風乃歸咎於左氏荀況剏標風名之誤若是乎言家不一厥指難順也受先取以名其試牘選者云何夫受先端身行愼好惡練學達志見一不正之人不正之事則涸淤在容有懷橋柱思挺而揺其糾譎闘一不正之言累日烏乎苦傷愁氣内出其於三百五篇無邪之旨葢性之也所形爲論譔必敬以和周乎物慮足乎神聽凡好濫燕女趨數敖辟之音不稍支綠於中故試牘之選

進退他人之文亦務從其質辭條旣舉心無散
動覽記膏腴皆情禮所寓卽或經緯相錯不槩
時賢以一概托於太師採風弗遺衆國之義要
本溫柔敦厚爲訓如鄭有緇衣秦有小戎駟鐵
美君人之德變而正者則庶幾矣且詩之六體
隨篇求之有兼備有偏得故國風之格常包雅
頌今詳受先所裒次音不外鄉土人不出列國
其上鋪張勳德辭嚴聲節可告神明次則言天
下之事形四方之風餘雖淺近易見悉不失乎

主文譎諫可謂全矣夫河廣言葦航大車言室穴解者猶以爲民知自防能完中人之善況受先躬踐大道發聲必依孝弟措言必尙忠實自燕寢之地及酒食之會開口持訥流連倫紀無異於稚子歌飽候蟲鳴節使通諸章墨大者中律小者承響措蓄淵懿將送不竭縱有葛衣絺履田里朴人之答問合於燕饗大射房中樂章亦何參差足云也嗟乎五經鉅文明匹星耀醬其尋常之原柢令人是焉不亂後起學者能脏

究風教所自則見在諸詩上自商頌下迄梾林以正類盡彼儒者號呶何哉

顧重光稿序

吳在春秋閒無所謂文人也原風所自肇本楚大夫屈正則以忠愛惻怛之情流創深雅弟子宋玉景差唐勒盛昌其聲漢有枚鄒嚴朱之徒相與彷譔音節員備後則才俊繼足各欲名家然吳文多葳蕤而柔怨者亦其遺也至緜載已遠忘其初作以原與楚吳所稱開建者止季子子游而已雖然正則之遇與所爲或不必其志不可忽也憂患喪亂之時既可庚繹而固情鬱

責仁尚同小雅大康之世天下而既平矣亦鑒所容靡之也又其書好惡適中所美者堯舜之耿介湯武之祗敬所傷者桀紂之猖披羿澆之覆敗與四子之言相依發固當襍在今文焉乃吾重光世貴豈陽而少長於蘄春則吳楚兼之矣夫南人之學時所矜重而又泳其洪源觀於哲憲此生民之詩所以傳也覽於德之可慕以窮邈文字玉弁金章而無古道者吟詠不列苟脩身度義遠蘇壤而紉椒桂雖刺草之民亦次

言於久遠況士之圭璧者哉今東光教澤內外
不妄炫飾與其地所謂蘭溪之蔚三泉之泉無
以驗其絜白復甄於日巖桂巖諸先生之傳書
學行禪家而茂製日登則望楚國之先賢近之
矣予素不練於篇策仰此鴻懿亦僅卯山川而
拾香草然有莊敬嚴畏而不敢荒者亦同志乎
正則之志也

洛如社序

欲以事相難則考理而已欲以文相難則論人而已學者議而知守不資古書老生大小權與於此矣當今英譽踔起咸能自疏濯造誦說庠然有光耀殆旭日始旦雖其雁鳴乎而說枳落喜鉤鈲是已而非彼亦未有際斯者也嗟乎物爲各判致性則一彼綸綸者云何正則治否則亂焉已矣歷選前人準敬合和親容與聽鏗鏘者無論彼言子言家時號爲能豈不欲別才性

以示人利乃墨子本清廟之官縱橫出行人之
屬形家遯稽允有亦托詩之陟巘升虛高爲厭
衆之藉下爲贍身之智無不競傳會者知先聖
人之不可回也聖人所是而後人思奮越排斥
則顏冉哀金躓曾言悲獄岸矣且造聖之門不
齊楮文章特其隧也然委曲煩重碓若至到宄
以免人底善爲則莳當世之縫掖有德敏而衍
鈍行完而韵匱者固當以士相見之禮見之併
進匡坐致嚴事紆方之意至於情氣鶩縱可以

有為者尤未嘗不曲與資助如十睦之長身教勸仁讓無關也顧頽下好激之流蔑其旨而疑獨任則雖日陳鼛魯鼓薛鼓擊半而投壺擊全而習射難以訓矣吾友來之仁舉重惻夫道懲此獲賓乃建表於醉李以合天下之風稹意尚浩乎至哉其簡書之驪淵也毅而和弗倨自足而怒君子之所志也倘秀造之列復有囊甲而見者乎余將借是編為嘉遙清酒揖而序友生之雅無用軍容為矣